

獲

牖

餘

談

甕牖餘談目錄

卷五

西儒實學

外國牙科

英國大輪船

埃及古跡

奇獸

雪

星隕說

金鋼石說

西國天船

日本文字



往來國人數

西國印書

猶太古歷說

照船塔燈

亞利加洲古風俗

白頭教人

給予文憑

西國造紙法

英國硝皮法

西歷緣起說

造自來火法

洪逆顛末記

記東賊事

記西賊事

記南賊事

記北賊事

記翼賊事

癸牖餘談卷五

吳郡 王 緒 紫詮撰

西儒實學

近日西儒入中國通覽中國文字著書立說者紛然輩出而皆具有精意卓然可傳如天算之學則有偉烈亞力譚天代地學續幾何原本代微積拾級已深探歷法之大凡而大闢瞶人之蹊逕卽今時中國名家如徐君青戴鶴士李壬叔亦皆莫能出其範圍言醫學則有合信氏之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科新說指陳病證詳繪圖經爲開軒岐以來未有之奧洵非尋常小道也言輿地形質之學則有慕維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編上編紀載時事析論情勢尤稱簡約詳核焉齊史學則有慕維廉之英志神治文之聯邦志略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

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中國史冊中所必采也言格致各種之學則有合信氏之博物新編丁韞良之格致入門講論明析使讀者能窺其制作之原艾約瑟之風學製器博物意精理妙能開無窮之悟瑪高温之博物通書言電氣詳矣航海金針講風力備矣此論氣行舟者所不廢也韋廉臣之植物學剖陳微不至可云多識草木矣言律例之學者如丁韞良之萬國公法採取廣富而斷制詳明凡此撰述俱足以垂不朽而要皆爲英吉利及米利堅人獨怪法蘭西以大利等國其通內地已三百餘年當明之季如利瑪竇熊三拔鄧玉函等以天文算學著者不下數十人皆有著作載在四庫書目天學初函者不過蹄涔之一勺全豹一斑耳往嘗見其西書目錄約有四百餘種可云極盛抑至今日何寂寥之甚也豈地氣轉移世運升降盛極而衰

耶亦或懷才抱異之士未至中土也歟

外國牙科

中國醫士牙有專科然施治之法未能盡善其所稱牙有蟲者以藥敷之頃刻可出此皆係江湖醫術者爲之非果具有真寶本領也獨至西國醫生於牙疾實能洞究其原邇來牙疳牙癰以及爛牙穿腮等症求其療治無不獲痊至於牙有所折脫而鑲補之法尤巧無論老少其牙或有腐爛剝落每食必不甘味一經鑲補之後堅定不搖固立不脫與生成者無異直能以人工而彌天公之缺陷也可不謂盡牙科之能事也哉

英國大輪船

英國於五年前曾造大輪船一艘費銀不下五百萬圓約容人十萬有餘是船內外俱以鐵製六層桅六棧旁兩輪旋於水上

後一輪振於水中堅固非常高大真比歐洲諸邦之船且無其匹造成以後試駛於海極為利便約一時可行一百二十里較尋常輪船爲尤速豪富紳士往花旗各地游覽以爲天下偉觀矣而以今鐵甲船視之則此猶未足稱雄蓋巨礮大彈能洞徑寸之鐵厚至數寸許則彈力有所窮以昔日之船當今日之礮未有不糜者且船至六層則高易受彈非戰艦所宜故鐵甲船行而火攻之術益精

埃及古跡

太古有人類之始鼻祖居何地者難知但稽各國古籍以及古塚宮壁上之文可知其略始祖本居亞細亞之西南近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洲相連之界後來人衆或在本土建國或徙遠方立業上古稱大國者有四曰埃及曰亞述曰巴比倫

曰中國亞述巴比倫爲敵滅已久而華夏猶存至埃及國弱民
稀歷二千年以來多有隸他國而不得自主者其國在阿非利
加東北隅瀛環志略云地本沙磧有尼羅河從南方發源沿紅
海之西岸北流入地中海兩岸泥塗淤爲良田且糞且溉近紅
地田多戶密去河稍遠曠無人烟考埃及國遺跡在夏禹以前
又藝監於此地其王善用兵嘗以建大宮巨塚爲榮今觀其宮
塚未毀者四壁內外盡是雕像繪畫書文而當年之事跡約略
可考好奇者想不斥爲河漢埃及人葬用土棺善於以藥傳尸
歷千餘年而不變朽今英國博物院中多埃及古棺棺內人尸
赫然男女可辨衣服不毀顏色不變一奇也

奇獸

有一種野獸曰哥利拉類似猩猩而巨產於阿非利加種類久

繁然多藏於密箐叢林深山窮谷中弗能獲也近二十年聞西
國人獵於深山有以火鎗轟斃者始得見之曾繪其形以流傳
未始非博覽之一助

雪

問之西儒云雨乃空中所降之霧也此霧原是地面之水爲日
所蒸又爲日力上牽其氣上升於空中而成者霧多爲雲隨風
飄揚一遇空中寒氣相交霧即合爲小點復墜於地是卽雨水
雨墜於中時又爲寒氣所觸凝結成花其名是雪雪花之微甚
多西國格物博士曾用顯微鏡細察會計共有六百餘種惟常
見者則狀若星之生芒以六角焉與中國言雪花六出無異此
雪之水甚屬清涼白水中之王潔者也又界北之方每歲冬時
有雪花遍鋪地面使地中之暖氣不洩廣種於穀麥等物是亦

雪之大利焉

星隕說

流星隕石之異古來史不絕書未可以爲異祥也同治丙寅春上海郵信至粵謂於三月初二日有大星如斗其次者巨猶如椀隨有小星無數約計萬餘從東南隕於西北聲如雷轟逾刻始靜其時將黎明衆多有聞聲起者城廂內外萬目共瞻咸噴噴稱異焉考星隕如雨載於春秋說者以爲卽佛生之歲固附會可笑而星隕之理究未有明證其指昔西士曾細加辨察其質爲火石硫磺鐵黃灰白鉛不等其重自數斤至千萬石皆有之其行之捷一秒可八十里體質在空中每自發光尤異者星隕之時空中有若槍礮金鼓聲與地球相去或數十里或數百里大抵流行空中則見爲星一隕於地遂成爲石西國曾有限

石自空墜下去地八十里計其重可一千萬石其中有一方墜地大異尋常使非天空之行甚速則地面吸力可引之墜下西國格致家參考其故有云月距地球最近其中常有火山吐燄或有鎔化之質噴出偶落空際墜下極速地氣吸之故能至地有云行星中有無數小體由於大體分裂有時本質自散復聚環日而行至地球軌道爲地力吸引至天空而發光其行甚捷變爲隕石流星諸異象有云凡體在天空一秒可行三里能吸空氣之熱故易於發光以寒暑表計之約三萬度故初隕之石氣猶甚熱上海所見流星大抵行星中分裂小體耳奚足爲履祥之先見哉近時西國曉人家俱究心於流星隕石之理便孫伯勃蘭特二人欲知其道與地道之交角細測初見至隱之時分大抵流星之行道設有方向速率略與地同而又近地則必

爲地面攝力所留而繞地若爲實體能借光照地則有時必於一刹那中見之即入闇虛而隱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有大流星過法都巴黎斯土魯士星臺官白底推得其繞日之道爲雙曲線白底所測諸流星中有一疑其繞地如月然距地面尙一萬四千五百里有云流星隕石二者不同太虛中薄氣略厚處能阻彗星此乃數萬彗星過最卑時所留尾上餘質漸積而成或意是無數小體與日相屬俱若小行星各有本道各有周時距地甚遠故視之甚微所見尖錐一若日光透門隙見光中無數微塵也此諸小體所併較日體尙甚微不可比故攝動不能覺然其各道相交則有時必相遇而相擊或落於日中或落於行星中各國史中所載隕石隕鐵之事卽此物也西史有四人爲隕石所擊死周貞定王四年隕石於土耳其之哀哥卜

大摩其大六十石後梁龍德元年以大利之那尼隕石於河中
高出水面四尺明泰昌元年隕鐵於印度本若之斜林特其王
日杭格鍛以鑄劍隕石於英國十六次一在倫敦嘉慶八年三
月六日午正法蘭西諾曼的省蘭格城空中有大火球裂爲數
千石而隕偏散於地方里者七八十王命人往觀之不認昔人
謂此係地面或月中火山吐燄時飛出者非也今人皆知空中
小體與行星同類其隕時有火光至地尙甚熱或於空中碎裂
者蓋其下行速率遽增甚大與氣相磨力甚猛故發熱且生火
也至於流星與上鐵石諸小體異當別是一質每見大流星曳
長光或大火球經過地氣之上層有時過後所曳光帶留於空
中歷時數分始滅有時空中作喧沸聲其體豁裂而隱有時無
聲而自隱此必地氣外之物偶入地氣中而發光也乾隆四十

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流星經過歐羅巴洲從蘇格蘭之舌
蘭島至羅馬其速率一秒中約九十里距地面一百五十里其
光較望時之月尤大實徑一里半其狀屢變後分爲數體並行
各曳光尾爲最異焉或有時見流星多至無數如花炮亂放如
雨雪交紛光滿天空歷數時之久徧大洲大洋皆見之或兩半
球皆得觀此必在冬至後五六兩夜或立秋後二三兩夜常有
大流星皆曳光尾徹夜不絕意地球行道每周至此處必過無
數流星繞日道之面一二日始過盡其過時諸流星及地球之
路皆當作直線立冬後五六兩夜所向之點近軒轅第十二星
立秋後二三兩夜所發之公點恒近傳舍第七星流星道非必
與黃道同面但設爲橢圓若諸流星勻列於橢圓道則地球繞
日每年必一次遇之若諸流星分作數隊依次相隨行於橢圓

道而周時與地球不同則或間數年所遇之隙有疎密故所見各異述星隕者其理盡於此矣

金鋼石說

金鋼石金中之鋼利而能斷是石堅而無比故名金鋼人罕得之寶踰兼金若欲於其銳處磨之使平或欲於其平處磨之使銳雖有利器不能爲功惟於本石之粉輾轉磨之庶可使其平而發其光其堅蓋如此也是石初生於沙石中沙石者積沙成石故名沙石沙石積成於懸崖日久爲雨所淋沙則隨流以至江中而金鋼石亦隨沙而去嗣雖於江沙中採之石必先斷水之流淘於沙中然後得之尤可奇也得金鋼石之處亦概有金可採豈宇宙精華所聚寶物亦以類應乎金鋼石不一色或黑或紅或綠或藍最上者如水晶夜有光置於暗室中可以代燭

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
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曾以洋銀六十萬圓購之後其君拿破侖
鑲於刀柄中舉世傳爲希有西國格致家窮究理物謂萬物皆
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
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煉之久之化爲氣其氣可以燃燈
故知金鋼石之質與石灰同鉛筆中之物亦產於沙石英吉利
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煉之亦化爲氣故知
金鋼石之質又以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雖
後雖化爲氣要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
物化氣並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爲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
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
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

木可知矣究 金鋼石雖貴而其爲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
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莫不以希有者爲寶而以常有者爲
不足寶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卽一金鋼石可以觀世矣

西國天船

偶閱西洋器藝雜述云有于船其式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
風櫃極其巧捷有若渾天儀用數人極力鼓之便能飛騰至極
高處自有天風習習欲往何處則揚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處
乃收帆聽其墜下相傳曾有被日燒燬并曝死所以不敢頻用
此想卽輕氣毬也特書之詳耳惟輕氣毬一升卽不能自主若
徑上一百五六十里則在風氣之外人卽不能通呼吸而死
故御毬者欲升則撒去囊中之沙欲下則略洩毬中之氣惟所
至何處則一任爲風氣所使矣然舊時製之極大者亦僅容三

四人今西國多已試之極爲靈便曾試之行軍知敵虛實所在於上揚旂指揮兵士合力攻之竟獲入捷現西人欲得是理細所研究意欲乘之渡海自花旗至英京約費數日之程並期透徹明悟不拘駛往何處俱可如我之意如舟楫然夫是毬大小若干卽可容人若干能苟縱駛如志卽可代兵船之用且軍中不必用炮而祇用彈丸足矣蓋彈丸自上墜下其勢甚易炸裂必速竊思若果如此遇攻戰時不徒防敵目前來亦當防敵從天下此誠奇技妙法直可以洩造化之微矣

日本文字

日本國書多以漢字倭字相間綴文讀之殊不易解而漢字亦讀以倭音據順叔云倭字亦有今體古體之分而古體較爲難讀日本古代之語不學國書古時和歌非善詩家不能解也其

製字之源由於日本僧宏法大師入唐土後歸國所作共有四十八字母俗云比良假名比良者譯卽安之意假名者借之一法也其後又有片假名制之旨未知何人不見於書以其謂片假者卽存漢字半邊之意如毛字作 呂字作口之類筆畫均取其減少余觀地球中各國文字無有備於中國者餘國皆僅備音而不能備字其在六書中不過諧聲一理而已

往美國人數

米利堅地處西半球在北亞墨利加之中適與中國是與足相抵氣候溫和同於中華迤北似塞外迤南似江浙幅員廣闊河水橫海土壤又極膏腴所產棉花尤饒原特惜其地開墾者少荒廢者多每年鄰邦之人前往其國受雇爲氓以農桑爲事業者必有數十萬人米國統領深喜其至廣於招徠倍加撫恤給

以曠土而薄取其值用示懷遠之意於是來者益衆其國政之善亦爲歐洲諸邦所未逮。統計自同治五年以來歐洲人民前往米國寄籍者其數臚列如左英國約三萬六千一百八十六人英屬阿耳蘭約六萬八千四十七人日耳約曼十萬六千七百十六人此外歐洲各處約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九人或乘火船或附貨船絡繹不絕於道總核其數約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人去年較之往歲多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六人今歲較之去年多三萬八千六十六人

西國印書考

西國印書之昉古矣昔迦勒底國藏有巴比倫印章其刻或字或畫銅版之法實兆於此但印小鉛運事勞工費不能通之於印書也當明初時歐洲始有以木板印紙牌爲法王迦羅思第

六玩物者永樂二十一年又以木板鐫刻圖畫其初印者現度
置英京書院第創如未知何人嗣後作者精益求精刊印歷代
事蹟全圖參綴以字刻字璧端於此後分每字母爲活板不必
逐板鐫刻而數十百種之書悉可取給始造此者爲谷敦保世
居每納士生於明永樂元年二十二年至斯達四吧洪熙末同
其地之特維盛立夫希耳曼合作設局於特舍亡何特死谷致
書特弟毋令人入其室恐人知之而竊傳其法也是時局中四
人互相爭乃訟諸官因此衙署中始知谷爲始作活板者事在
正統四年四人由是不和而谷貴亦轉回故鄉欲其法克傳特
患貧力不足濟事時有金工那思特家巨富與之謀貸因同
設印書局焉始印客星小帙自景泰元年至六年乃用臘頂語
印新舊約書字係鉛質用刀鐫刻現有一冊印於羊革存於普

魯士書庫谷因是得馳名一時書成閱五載弗思特之家業又
罄弗始料不及此怒甚訟谷於官實償子母於是谷所置器具
盡爲弗有而弗遂得專行其業人之見之者盡奇之谷印約書
外更印別書古致可觀自離弗後踵跡莫詳有言谷自後忽忽
不樂隱處山林人罕見其面成化元年國王詔給精祿四年乃
卒谷所造活字有謂鐫刻者有謂澆製者聚訟紛紛但觀字之
鋒稜實係刀刻澆製之法始於饒弗乃谷起之雋也饒弗年
少思精爲弗高弟弗與谷相絕後卽偕饒同業年餘始印大闢
詩篇書尾言活字之作肇自我二人按是書作已四載明爲谷
所未竟之業饒按二十六字母之數以作字模銘沿澆製潛與
弗思特觀之弗喜甚因妻以女其法秘不示人印書工匠來者
必先齎誓後令工作天順大年其地法兵衆匠離散以印書法

傳於他邦於是歐洲列國始知其用亂定弗再建局於哈崙復從哈崙遷於羅馬成化三年法國立印書局於吐耳五年設局於法京巴黎斯天順四年俄羅斯立局印書英國刻印書冊未知始於何時相昉傳自憲肆弗爾及京都倫敦後建於阿爾班等處咸爲教師勸立所印皆教中書宏治年間設立官局專掌王印書事行之六七十年皆用臘頂語及他國文士之言後有以英國方言譯印如舊約者主教嫉之嘉靖五年有博學士子譯印新約以英國語倫敦教主怒因繙繼他文理旨或有背謬也乃下令國中禁勿誦讀誦人盡納是書於官而投諸火否則以背道論令下民勿從購者殊衆按印書之法行於英國甚遲嘉靖隆萬間國中亂甚民不向學印書者寥寥國法局中無得過二十人久而禁弛文學大興歐洲印書中漸而盛顯惟日耳

曼無禁其餘皆有屬禁凡事有關家國例不許印每刻一書必
上呈於官法京巴黎斯禁稍寬然總不若英之不設禁令也以
是印法草精於英富人助貨者衆他國忌諱多羣情疑沮貨以
不集因歐洲多書禁而米利堅乃興於西明崇順時麻蔭朱實
立第一印書局印器從英運至其後日增月盛至以西法變通
行於華字此不過五十餘年耳嘉慶時英人馬施曼自天竺學
華言譯印新舊約書始造華書鉛版此印刻華字之濫觴也其
書至今尚有存於華地者後有臺約爾至檳榔島悉心於華字
造陰模陽模澆製成字大小二種建屋曰英華書院立和約後
遷於香港開局印書臺死合衆人各立繼之廣印書籍臺所作
陰陽字模之未成者各覓其藥更作小字及數目等字共四種
他處印書購字者悉於此取給焉竊故聖華書院又將每字偏

旁分析成分二或分三用字省簡而工較費近合衆美教士更以化學新法製字以本脉代銅模時省事速其價漸貶觀於此可以略知西國印書之源流矣

猶太古歷說

泰西文史之邦夙稱猶太自開闢至今五千餘年歷歷可稽其最古之書曰舊約全書所大歷與今歷言異古時猶太人定年月以太陽爲準於歷法疏而於日驗密常居山候月以初見月爲月第一日蓋古猶太歷與中國夏商之初不甚相遠彼特有舊約書可證而中國戰籍自燬於秦火後幾無完書古史之可信者莫如尚書所紀之日或曰哉生魄或曰旁死魄或曰既望或曰朏蓋亦從目測驗而罕用朔日者如大禹謨之正月朔日允征之季秋月朔皆係僞書乃東晉梅賾所私撰又班固漢書

所引伊訓十二月朔乙丑或係固所私增亦未可爲據其有書日食者則繫以朔如周幽王乙丑冬十月朔日食詩經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也且猶太古時分日爲朝午暮三時又分爲十二時分夜爲三更略與中國古法相同三代以上分晝夜各十時晝多辨晷以測時夜多望星以驗候如尚書所云日中星春秋傳所云日昃詩之三星在隅傳之降婁中而且是也後世歷法漸密於是在朔言朔在晦言晦漢魏以來漸以十二支紀時始見於南齊書天文志則自甲子戊爲五頭氏家訓謂斗柄所指凡歷五辰故曰五更是也猶太三年一置閏所閏置月有一定之時皆在亞筆月後與春秋傳所云歸餘於終漢以前多置閏月於歲終者其法簡易相同由此觀之中外算術古時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蓋用心不專

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陳出新耳今西士講明新法細繹各書明古今歷算之源流代有沿革所著各書如續幾何原本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譚天重學諸種俱足以資探討而中國之精於天算者自徐戴李鄒四家而外正未易數觀也

照船塔燈

西國舟人稔於航海每歲環地球而行者不知凡幾皆鮮失事其故何哉夫亦慮之審而防之密也蓋西國操舟者不懼風濤而畏礁石其石生於海底或顯突水面或隱伏水中猝與之遇未有不櫛傾舵摧船沈貨壞者此誠行舟之巨患也於是歐洲諸國凡於其所屬洋面察有險要處所即在石面建塔一座虛其中用螺紋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構成每塔以數人守之夜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遙見之預知趨避各塔

以燈色分別如每塔則專用某色之燈或用燈自旋轉半明半蔽船中人望之卽了然知爲某地之某塔矣自各險建塔之後行船永無擱撞之虞其法誠爲盡善每船至此量度其船身大小酌抽若干爲歲中塔燈費用之需各船主無不樂爲輸將者嘗見南懷仁七奇圖說謂爲天下所無其二爲樂德海島銅人巨像高三十丈膝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其三爲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所建崇隆無際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此卽照船塔燈之先聲也特其思慮益爲周密爾夫以大海汪洋靡柁之中能細測驗害建造高塔照遠得以預爲之避其工程巧妙過於尋常遠矣

亞美利加古風俗

前三百五十年西班牙人初入亞美利加洲其時土人皆野番也獨墨西哥秘魯一國頗知教化其所築城邑及神廟陵塚衢路咸用巨石咸用泥磚皆高大堅固而國王宮室則飾以金銀華麗異常輝煌奪目其風俗與別洲多有不同而間有似乎中國者如國王每年親耕以金爲犁四五年一巡狩民間嫁娶須媒妁相通間譬如中國古禮若美洲之土人皆知有一位天地之主宰名曰大神至墨西哥則稱此主宰曰帝阿細查其俗則不事大神乃事日月與衆鬼神惟秘魯國王則稱爲日月之子考墨西哥有象形文字寫書則用五色筆所畫人物極其精妙其紙春樹葉爲之潔滑柔韌至於秘魯國初時未有書契則結各色大小繩以紀事如黃爲金白爲銀之類呂宋人曾目擊而述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豈中國先而秘魯後乎想中國與秘

魯相隔雖有半地球之遙而其間猶有陸路可通自中國之東
北隅至滿洲即由滿洲之東過白令海峽計此海股相越不過
百餘里一舟可杭於是從亞細亞而入亞美利加連亞美利加
而南則過墨西哥至墨西哥則矣秘魯不遠矣

白頭教人

西士湛氏曰古波斯國即今白頭人之祖周以前居葱嶺西印
度北其教與婆羅門爲敵常稱彼之神爲鬼彼之鬼爲神境與
中國相去不遠古有梭魯語舌者生春秋時白頭人之經即其
手著與書經略相似洪範陳九疇梭魯亦言五行五福五極
五徵之類又有五行之神與九壤之說所云最尊大者兩儀之
分舉凡有無光暗生死善惡等皆爲兩儀之腳所主所可異者
以陽腳爲善以陰腳爲惡常與陽腳相爭必爲所滅

且言陽明之下有六太師即五行神與穀神此亦與虞書六府相類也其餘分吉凶測象緯亦無大異此白頭教與華人教同源之一證異哉所聞近書中無有及之者

給予文憑

英法美三國設立成例凡民間有能獨出心思精創一器一藝者許專其利或著書或醫藥或工作類皆專門名家他人不能摹倣影射藉希行世奪其利數所以懷才抱異之士不患致富之無具也惟是某人創製某物必先奏明國家給以文憑方許行之久遠其設立文憑之法自古所無今則歐羅巴及亞墨利加皆有之矣溯英國給文憑始於前二百年法美二國始於前七十五年以美國而論自道光庚子以來求給文憑者每年或一千或一百不等至咸豐己未則三千七百餘庚申則四千五

百餘辛酉不下五千文憑之給逐年加增可見關巧趨利之人愈久愈多矣惟美國所給文憑以十七年爲限過此以往有人如式製造各從其便此則差不同於英法耳

西國造紙法

書契之具端賴乎紙中國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依書長短隨車載之名曰番紙亦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貧者用蒲寫書如路溫舒之載蒲是也東漢蔡倫字敬仲爲尚方令乃造意用樹層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蔡侯紙按後漢輿服志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人莫不以蔡倫爲造紙之鼻祖矣顧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注謂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

蔡倫但倫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耳書斷云左伯字子邑能爲紙時蔡倫亦爲之伯尤爲精妙則蔡倫似非始創並不得專出於前中國造紙之法蓋已二千年前於西國千有餘歲洵可謂肇創文字之最先者矣西國未有紙時天竺人以黃楊葉牛羊皮代之或刻以石牌鏤以鉛板後有穎悟者以竹造紙較勝於葉後又以棉花棉布做之較勝於竹再後以麻造之較棉花棉布爲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造紙其造法用機器先碎其布後以木輪研末盛之以缸調之以水碎布雖有雜色然藥熬之使白迫研之如牛乳之油復加白礬與水使之如漿於缸底鑿孔使漿流出外盛以輪輪裹以布漿在布上水必漉於布下而布上之漿即成爲紙當紙初成時其體甚濕復傳至別輪一輪一輪展轉傳遞迫傳之最後一輪而紙燥矣然

後以刀截其長短闊狹大凡造紙之物不一惟用棉蓆爲最勝
棉花造紙創自八百年以前其最古者則以葉代紙今浙省天
台山僧寺經卷尙有以葉編成者蓋昔時從天竺來而寺僧至
今藏之耳書於羊皮者今在河南開封府桃筋教人猶有之堅
白精緻而筆畫端好西士麥都思曾取數卷至滬所書係摩西
舊約入時漢時而革不少壞亦甚寶也

英國硝皮法

英國有三大利一起呢布二鑄鐵三硝皮其硝皮也柔細堅緻
水不能入久而不敗法將皮肉剔盡塗以石灰或浸以石灰水
七八日以脫其毛復浸以水二日後出之去其垢於泥土中置
一井方深均約一丈四圍砌以密板而不漏復以鷄鵝鴨之糞
調水或狗糞亦可然後一層皮一層糞層層鋪於井中至滿方

止入之其皮自軟出而淨之復鋪於別井中一如前法將櫟樹皮曝燥碎之每層以櫟樹皮碎襯其中加之以水使沁入其皮或先以水浸碎櫟皮以櫟皮汁流入井中亦可然櫟皮之性苦始流入時其汁不宜過苦蓋皮有毛孔過苦則毛孔塞不能入故以漸苦方佳人若欲驗櫟皮汁透入與否可先以刀割皮少許見皮內之色皆紅則知其透入矣若稍有白色則尚未也然櫟皮浸後必至九月之久將皮取出置空室中陰燥勿晒以日燥將本槌敲之使柔而堅然後染以黑色擦油透光此履旁所用之皮也若用爲履底者櫟皮汁必浸以半年出而置空室中陰燥不必復加他法即可應用一法將皮先以麥酵水浸之二日後復之櫟皮汁浸之使汁易入其法較美至於染黑之法不過以煤爲之然皮不一類或牛或羊或犢犢羊皮可用於

賸旁若履底必取乎牛皮

西歷緣起說

西洋歷法創始於羅馬國王名羅馬露其時中國周平王之八年羅馬露造歷以定民時以十閏月爲一年四月皆三十一日六月皆祇三十日合計每年凡三百有四日此實大謬也至平王四十五年驚麻士陟羅馬國位改十二月爲一年月分大小以三十日爲月大凡六月以二十九日爲月小亦六月一歲共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作閏月其法以四年兩閏爲率第一次所閏之月祇二十二日第二次所閏之月亦祇二十三日如此合計每年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與中國虞廷所頒之法不甚相遠使其果能準此雖略有未合尚不至大舛蓋其所定三時嫌有略多之處其實祇兩時有半加四十八分零四十九秒又

一秒作一百分開，得六十二分。羅馬王之法所差尙屬無幾，乃其後諸王竟私心自用，隨意加減年日之多寡，或不應閏而閏，或應閏而不閏，以致天時與歷法不合。至西漢宣帝二十三年，羅馬國汝留王即位，始改其法，以日爲度，不以月爲度。每年定爲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閏一日，爲三百六十六日。其每年二月俱係二十九日，惟至第四年得三十日。又七月名汝留月，以汝留土故也。後至漢元帝十二年，羅馬國奧古斯都踐阼，名八月爲奧古斯都月，向來祇三十日，王增爲三十一日。因減去二月一口，故不閏之年二月祇二十八日，又將九月十一月俱減一日，爲三十日。十月十二月俱增一日，自是以後諸小國皆守羅馬正朔，遵行無改。蓋汝留王以每年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推至二千年，則差十五日至汝留王後三百七十年，即

中國東晉承帝三年有一公會係天主教王所設立向定某日
開齋某日課程各依年中節氣爲期當公會聚集之時向係在
二月二十一日春分之節至此春分已退至二十五日由是順
推之至汝留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卽中國明萬曆十一年春
分又逆在二月二十一日較前早十四日其時天主教王思欲
除去十四日又恐有碍公會預定之期故祇改去十日以二十
一日爲春分又立一閏法每年二月祇二十八日每第四年乃
閏得二十九日又每百年不閏每第四百年乃閏每至千年不
閏如此推算三千八百六十年但多一日耳由是西國之歷法
乃定所遵天主教諸國一時皆依此法卽西方諸國不遵天主
教者亦知此法無訛悉用其歷惟俄羅斯獨否故與此差十二
日按外洋歷法定年每年二十四節氣分屬某月某日俱有一

定如春分必在二月二十一日其餘可以類推雖至數百年之久所差斷無一日三尺童子亦瞭如指掌通書每年頒發而氣節終無變更蓋至三千八百六十三年後始差一日此以日度定年勝於以月度定年也相按沈括補談欲用十二氣爲一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日驚蟄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間餘自謂異時必有用其說者此卽奧羅馬歷法大同小異

造自來火說

竊見丁守存自來火銃造法云西人有自來火木條者乃硫磺製煉十餘次將鍊過燒酒沖入以木蘸之磨之則立燃或和入硝水少許其火更烈所言殊未詳也又云同來或傳自來火藥乃硝磺和人骨灰爲之疑其傳聞之悞不知向來固用骨灰所製特非人骨耳天下之物皆有本質以成形華人以五行爲萬

物之本西國格致家細究物理以爲本質不止有五行計其數共六十餘種其一名發斯福爾斯所成概自皮骨石灰中來然自骨來者爲尤多取之之法先拾其骨或牛馬骨皆可煨之以火迫煨白後卽磨爲粉假如有粉十五碗復加以礪強水十碗二日後以沙石攤之暴之以日或燥之以風使漸濃如粥復以木灰磨粉加以一半共盛於鐵碗下以微火灼之使乾燥貫入於小口鐵瓶瓶口上有銅管一枝緊與瓶口相稱勿洩其氣鐵瓶下亦以微火灼之使發斯福爾斯上騰衝入銅管接入於玻璃瓶直注玻璃瓶底底貯以清水高于銅管口少許於是發斯福爾斯自鐵瓶過銅管入玻璃瓶沈於清水中色黃較厚於粥玻璃瓶內另以一小銅管洩其毒氣時于玻璃瓶中卽見於光製之者取出於玻璃瓶別以他瓶盛之滿浸以水亦勿置於乾

燥之處恐其速於生火將木削成小片卽滄木片之端一經摩
擦其火速生是謂自來火今西方諸國多用是物消售最廣英
有一處專造自來火每日買死馬牛一匹取其骨爲之原其創
造之始約二三十年前有一蘇格蘭人研究其理後遂盛行其
人死於咸豐十年是在西國此法亦行之未久也

粵閩餘談卷六

吳郡 王韜 紫詮撰

洪逆顛末記

逸史氏曰論者嘗謂諸寇致敗之由在驕妄好殺此固有之然不足以盡賊之辜也必統舉賊之始末而後賊之敗滅可見乎邇來述髮逆事者如謝氏之金陵撫談姚氏之粵匪紀略亦可云詳矣謝君獲鶴得之於目擊曾多確鑿姚氏則蒼萃邸報而貫串之誠足與國史相表裏近得忠酋親供再證之以西人日報參之以洪逆刊行之偽書庶幾賊無遁情矣是復爲之記

寇曰洪秀全始起於粵西之金田然其謀逆之始則不在粵西而在粵東洪逆本居粵東花縣兄弟三人長仁發次仁達洪逆

最幼同父異母本農家子長次皆服力田噲洪逆獨舍其業而讀書少不慧應童子試不售中年益無賴偶遊羊城見米利堅教士羅孝全言願入教實欲借教謀生也居羅外舍月餘困乏不得歸羅乃資之行並贈以教中各種書洪逆得書誦教其鄉人知其書不足以聳人聽因謬言丁酉年間曾臥深山中死七日而返魂死時得見天帝在金光中其容耀目不能遍視第見其鬚長垂腹而已又言已名秀全實應識諸天帝命其下凡誅妖代天宣化於是稱耶穌爲天兄已爲天帝第二子從而和之者爲馮雲山馮賊者洪逆少時同硯友也略知書多詭謀凡洪逆陰圖秘計悉與馮議洪逆行教各村足跡無不遍村中人咸呼之爲洪先生旋挾拆字法及卜筮星相之術至粵西之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數千里中輾轉相從者愈衆外

假修善敬天爲名實以徧鄉蠱愚陰行不軌武宣桂平人惑尤甚洪逆時伏深山中蹤跡詭秘人不能測性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六人深相結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共相誕語時從者皆愚昧之鄉民貧無所食故來相就漸積至數千人道光丁未戊申間廣西流賊四起各鄉俱遭肆擾因謀結土團以禦寇居民各自爲黨多不相能幾若水火洪逆因得以乘機潛煽其間一時附之者如蟻聚庚戌六月洪逆匿於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東賊遣人迎之至金田招集叛衆刻期發難因約金田花洲大州博白同日作亂事未及舉聞於邑令兵馳往捕不獲拘其妻孥繫獄洪逆遍張揭帖謂三日內不釋其眷屬當聚衆與官抗邑令故懦甚立令遣釋還家時洪逆聚黨已數千不可猝散即以夜入城戕官

官軍捕之急遁走迫追將及會日暮始止洪逆與官軍僅隔一河各結營河側洪逆以賊少兵多慮天明不得脫乃於村中搜獲婦女數十飽啖以飯而縛之簾下令擊鼓無絕聲而先在帳外潛聽有止不擊者卽返帳斬之於是無不股栗奮擊逆黨相率束裝去官軍疑賊之有備也刁斗之聲徹夜迨曉始至賊去已遠距金田數十里有劇盜僞號天德素在大黃江口劫行旅擁衆積貲自雄官軍無如何洪逆遂往投之奇洪逆狀貌與之歃血訂盟結生死交然洪逆不肯爲之下也後獨留天德守巢而悉衆出劫與官軍遇佯北引去官軍遂搗其巢焚之天德殲焉洪逆返兵攻官軍大勝之出天德尸於灰燼哭而瘞之按粵匪紀略咸豐二年二月官軍收復永慶州陣擒僞天德王洪大全書送京師磔於市此大略傳聞異詞今始仍之而審其誤於是盡收其衆勢益強僞

號太平天國旋有廣東股匪楊元清范運齊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益猖獗而新投之羅大綱猛鯨善撲尤爲賊中梟雄粵民性本真亂武宣象州鄉民歸之如鶩賊兵屯於新墟官軍扼隘以守圍之三匝數月不得出後卒由山僻小徑竄至思旺時向經略方以廣西提督統兵剿賊連營數十里聲勢正盛西賊南賊冒死衝突一戰而官軍潰散走咸豐元年二月賊攻太平府四月又陷西林縣朝廷特命賽尚阿爲欽差大臣馳赴粵西時賊已逕趨永安八月城陷賊駐衆於和池崎角洪逆據城堅守以永寶章村爲前後門戶立柵守焉官軍力攻破之賊始退入州城賽欽使飛檄徵兵援軍大集城外盡官軍賊坐困孤城所恃以臨陳者鈍敝刀矛而已無有所謂鎗礮藥彈也賊在城中始設男女館而嚴其禁被圍日久謀遁去值彬州賊李殿

通揭竿謀亂官軍剿殺過半追之急逃附永安賊黨復固然是時勁旅僅存二千餘人女賊之賈爲男裝者亦不盈三千探知姑蘇冲有僻徑可潛逸乃冒死突圍出時官軍守姑蘇冲者爲賊將羅大綱所敗委棄軍裝輜重山積賊於是始有火藥於仙回遇烏蘭泰都統兵敗陳傷二年二月賊乘永安旋攻桂林相持逾六十日乃自解去分道擾湖南彬道二州相繼失守是年南賊授首於全州乃以東賊爲謀主七月賊衆直抵長沙攻城陷陳西賊率以身先而李開芳林鳳祥爲其左右時翼洪逆尙踞彬州爲巢穴俄而西賊以中敵死洪逆乃移營自至城堅屢攻不陷掘地道攻之城幾塌湖南本多股匪至是悉附賊衆驟盛於南門外築壇告天僭稱偽號自製偽璽同作亂者俱封以僞王十月遁走益陽擄民船數千艘順流下駛過林子口出洞

庭湖逕達岳州區賊爲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十一月陷岳州賊從東門入不浹旬而漢口漢陽悉沒於賊遂圍武昌十二月四日武昌城陷時賊主僞軍政積寇賴漢英等均歸其節制聞謀四出流竄殊速官軍始不能禦三年正月陷九江俄陷安慶賊乘不守遂趨江南於是蕪湖太平下關望風瓦解曾不五日大小船艦萬艘蔽江而下二月附江寧城下圍七日破之洪逆遂踞金陵爲僞都以制府署爲僞土官凡攻戰守禦黜陟調遣悉歸東賊掌握自入金陵洪逆漸荒於色自奉甚奢且又深居簡出一切不問於是東賊漸跋扈不可制時賊戰艦緣幢其數逾萬六月東風大作十餘日不息賊連檣直上由皖江以達江西烽火連天所至殘破自此楚豫晉燕逆鋒無不徧及爲其酋長者李開芳林鳳祥也後爲勝帥所殲四年正月上元諸生張

炳垣謀內應事洩死五月英人乘輪船至金陵入城詰難教事
洪逆令翼賊作書答之夏秋間賊中糧盡婦女老幼驅迫逃逸
死者無算參將張國樑與賊戰於太平府城外焚賊艇八百餘
艘遂克其城冬十月向大臣兵會揚州軍攻克浦口逆壘金陵
軍攻破雨花臺逼南門而營賊由是不敢出五年設媒爲官以
女館婦女配賊目以僞職之大小爲配衣之多寡自是諸賊目
居然擁多貲恣淫蕩四月太平時又陷於賊八月張總戎國樑
出奇計下之焚城外賊船千艘上游所掠輜重爲之一空時南
自鎮江瓜步北自蕪湖無爲安慶皆爲賊所踞長江之中賊艇
往來自如得以轉輸接濟賊巢雖被圍而不恐六年四月吉
中丞結三營於高資烟墩山斷賊餉道賊悉力來爭吉中丞中
敵身亡賊蟻聚於九華山分股陷漂水向大臣檄兵往援大營

守薄兵單賊密約鎮江逆黨關道分襲大營帥潰向大臣退駐
旬春旋保丹陽收集潰衆六月賊逼丹陽城下日夜築壘環攻
圍日急同大臣憂憤成疾薨於軍張總戎代統其衆於是賊勢
復熾東賊以向帥之亡爲已功謂自始無外憂將謀篡僞位告
於下以功大當稱萬歲皆阿附同聲稱賀入告洪逆稱天受下
凡及羣僉同宜稱尊號狀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輕勩勞懋著
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顧將何以處我曰二哥當稱萬歲
洪逆佯喜許之期以八月顧東賊慮洪逆之不能容也潛欲作
難而未發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於是密書招北賊翼賊
自外入援北賊韋昌輝在皖聞信夤夜疾馳輕騎至城城啓無
詰之者集衆僞官於朝而以兵圍東賊僞府時東賊方屏人獨
自登臺僅守以一童子蓋視臺旗下偃卽東賊所謂天受下凡

時也惟東賊得以升臺與語乃卽就臺中斬其首東逆之死傳者異詞此據助賊西人逃出者所述恐不足信並殲其黨妻孥離散戮市無一免者內外城悉下鍵街衢間寂無人是役也死者二三十萬餘黨未盡將設奇謀悉誅之於是城中哀歡之聲雜起洪逆妻言于衆曰韋誅殲太甚罰及無辜非當刑笞四百若前在楊部屬可來觀北賊亦佯認罪越日人環集如市洪妻宣僞天王命撻北賊至數并其佐而突以甲圍觀者楊逆黨五六千人齊被執意謂罪不至死皆棄械就縛洪逆乃命盡坑之自是日執人而戮之雖孩提不免經十旬而猶未已當翼賊得洪逆書時方在湖北洪山以路遠發遲未及卽至逮抵金陵則知楊已被誅其戚亦在戮中與韋商勿戮則韋轉欲反戈攻之翼賊懼絕城逸去韋乃盡誅其家屬賊怒甚上書洪逆請得韋首否將

攻城韋賊自毅楊後自謂有功於洪逆漸增德色洪逆微詰之
負氣不相下洪逆本思殺之去已害至是遂假手翼賊除之斬
韋函首詣翼賊乃令於營中貶之曰北孽十一月翼賊率其衆
黨羽如林洪逆所統各賊皆與交歡願舉之輔僞政顧洪逆甚
猜忌置之閒散專任安福兩僞王卽洪逆長兄仁發次兄仁達
也於是僞屬皆不悅翼遂他往是年冬和大臣由廬州進逼句
容駐營城外七年官軍先後克復句容溧水旋又大捷於瓜鎮
外援之賊一鼓而悉殲之匹馬片帆無反者賊爲之奪氣鎮江
守城賊將吳汝孝也其城勢當衝要阻山瀕江古稱鐵甕而吳
賊又精悍善戰設法守禦力攻不得下官軍乃設計斷其糧食
城始破吳賊出走其竄於高資倉頭者同時誅殲無遺八年和
張兩帥乘勝進圍金陵賊巢攻克秣陵關關爲金陵南面外蔽

賊守其堅二月二日官軍移營渡河擊平黃泥庵等處逆壘十四日斬關直入俘馘五六千人賊不敢出時翼賊已遠擾蜀省所有精銳黨爲其調遣一空僞輔王楊輔清竄於閩僞璋士林紹璋爲官軍敗於湘潭洪逆盡殲其職匿不復出韋志俊爲賊黨所忌避禍家居林啓容被圍於九江黃文金坐困於湖口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勢同負隅第以金陵舊窟賊糧饒足而上海自安慶無爲巢縣蕪湖和州皆爲賊踞呼吸可通聲援遙應又有東西梁山爲其門戶東西兩浦爲其犄角故賊雖危蹙而不蹙也洪逆又使陳玉成擾於外以韋志俊圖之李秀成主於內以林紹璋佐之旋李秀成李世賢同竄皖省州郡半爲殘破滁州來安全椒含山相繼失守又附以張樂刑之衆聲勢頗張僞勝兩帥以重兵扼守要隘賊不得過德軍駐於浦口勝軍

駐於烏衣屢挫賊氛陳李兩逆計無所出乃會約各處援兵
力合攻於是德帥之師一敗於小店再戰於浦口張總統援兵
亦爲賊所覆賊遂壘陷江浦天長儀徵等縣金陵賊巢之消息
復通陳亟令餘黨攻六合李遂統大隊犯揚州九月三日揚州
城陷賊以黨羽向寡分四力單遂勢不守陳逆圍六合甚急官
軍援兵不至留防道員溫紹原激勵將士誓以死守九月十八
日賊穴地道攻城陷之紹原投水死然黃梅宿松之間潛山桐
城之山皆爲李中丞續賓所攻陳李二逆回兵往援值大霧迷
漫賊衆銜枚疾進巡襲官軍之後一戰而敗之圍之數重中丞
以失機自縊全營覆賊於是復陷桐城江南之賊又陷溧水
復分衆築壘紅藍等軍爲持守計賊勢漸復披猖旋陳李二逆
一敗於宿松再敗於二郎河遂不得逞總兵張玉良由祿口進

攻紅藍埠毀平賊壘無數兇之乘勝圍溧水副將馮子材陳朝宗血戰登城賊盡西竄九年賊酋薛三元踞守江浦正月以城降浦口亦復我軍圍六合甚急賊佯攻揚州以分官軍之勢及官軍分兵馳赴而援賊驟至官軍遂解去賊反逼浦口營而忠逆李秀成獨當南北衝張總統遣兵往援敗之十一年正月官軍乘勢攻克九洲洲張軍復有江浦之捷軍威震疊深濠堅壘環繞數匝於鳳凰山鑄巨礮已成藥發礮炸地爲之震而賊無所傷否則洪逆僞宮必成齏粉故知天猶未欲滅之也是時金陵賊糧漸竭各僞王皆食粥糜官軍皆以爲旦夕可破而李逆漸由寧國襲廣德以入浙江之安吉武康遂以李酋世賢圍湖州而忠逆逕趨杭州時賊衆僅六七千耳攻圍三日破之乃二月二十七日也巡撫羅遵殿死於難將軍瑞昌屬滿城之衆而告

曰賊以孤軍襲遠勢不能久江南大營聞已遣師不如堅守以待其援且賊所主無人理其衝我滿人尤甚金陵已事可驗也然則等一死耳不如殺賊而死之爲愈也於是婦女悉登陴守禦相待七日夜三月三日張玉良督兵主杭屯兵於城賊寡兵衆乃逸去杭書遂復忠逆仍由餘杭臨安抵孝豐廣德張兵尾追不及旋返仇州外援僞魯之羣賊蟻聚於建平而忠逆爲之首如楊輔清李世賢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百戰之勁寇併力台圍攻陷建平賊遺衆分竄賊僞王楊輔清陷東塘僞侍王李世賢踞句容溧陽秣陵關亦相繼失守僞英王陳玉成由西梁渡江順流至江寧鎮旋屯踞善橋僞主將陳坤書屯高橋門侍逆屯北門紅山輔逆屯南門雨花臺金陵城外遍地皆賊而大營勢孤所有選鋒精騎皆嚴隸張玉良麾下遣之援杭由杭

至金陵幾八九百里雖欲回援猝未能至兼以官軍營中師勞糧匱將帥失和霪雨決旬嚴寒不解於是下有離心士無鬥志全軍皆潰各僞王皆入城謁見洪逆洪逆曰乘此軍威全收江浙正在斯時時和帥退守丹陽賊即踵至前隊王浚熊天喜禦之皆敗覆軍士赴水死者無數河爲之不流張帥裹創力戰賊稍却然士卒死亡殆盡知勢不可爲爰自殺於丹陽南門外河中殉節賊義其忠勇出其尸備棺殮之瘞於塔下賊至常州適張玉良援杭之師聞警馳回連營四十餘壘見賊不戰而潰總督何桂清倉皇出走常州遂陷張玉良屯兵於無錫城外率所部扼高橋與賊三戰皆捷角鬥一日夜其軍敗回復振賊繼聞道由九龍山進犯帥復潰和帥退至浙墅關以張帥戰亡遂自縊死賊進逼蘇州城陷巡撫徐有壬死之一妾一子均投撫署

池中殉難先是聞賊將至籌守禦策徐中丞譚真如在城外十數里掘地爲濠築土爲壘可以制賊衝突且事亦易集更募壯勇爲外援有沮之者此議遂寢至是賊乃城下官軍縱火焚民屋火光燭霄漢嘉應人李紹熙方以候補道員膺城守開門迎賊入東之商於蘇者皆從賊衆驟增至五六萬張玉良仍走至杭於是崑山吳江太倉青浦嘉定並淪沒賊南犯浙之嘉興亦陷皆以賊目駐守張玉良乞餉於浙撫王有齡而整舊部馳攻嘉興嘉興賊將陳坤書固守不能下嘉興西南兩門外皆官軍營壘時前江蘇巡撫許煥退保上海募西兵往攻青浦青浦賊酋周文嘉負隅相抗並告急於僞忠王忠逆親率大股賊來既青浦之師直竄松江遂犯上海距十里許屯營相待數日不戰回自走隊往援嘉興嘉善平湖一時並失張玉良見有援

賊斷其水道遂退七月十六日金壇亦失守洪逆既踞江南全省因思圖併北方偽詔一會往竄上海時徽寧豫楚各鄉一亂匪揭竿而起潛結賊爲內應思逆以爲有間可乘得信即行一黟縣阻於鮑超之軍不得一乃改道由箬嶺抵徽州經屯溪過婺源而駐營於常山十一年忠逆由玉山廣信進犯建昌圍攻二十餘日未下官軍援兵屢集賊遂舍之他竄轉自撫州奔新淦時閩兵屯於對岸礮艇扼於江面賊衆進退俱窮乃潛由新淦淺流偷渡既至吉安瑞州頑民相率附賊於是湖北諸郡縣如興國大沙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謀應賊者皆來不下三十萬洪逆聞之遣賊四出以爲聲援而官軍之赴援者亦至鮑軍門之兵軍瑞州楚撫之兵軍寶安左宮保之兵軍樂平曾鄧相部將之兵一軍建德一軍祁門因是侍會敗於樂平黃

文命敗於饒州劉官芳敗於祁門而上海之賊勢頓衰會中丞國荃方以全力困安慶僞英王陳玉成日漸窮蹙洪逆遣六僞王往救內外攻持六僞王者僞安王洪仁發僞干王洪仁玕僞璋王林紹璋僞輔王楊輔清僞堵王黃文金僞顧王吳汝孝也賊衆不下數十萬然卒無濟秋八月楚軍克復安慶府賊酋葉芸來自到死餘賊盡沒賊目等屬悉斬以殉茲酋逃於廬郡旋廬郡亦復復遁壽春苗需縣誘執之械送勝營止汴自安慶之復英賊之亡洪逆之勢遂至不振官軍於是疊克沿江諸城定計長驅東下九月酋童容海由廣西下竄相集亡命二十餘萬忠逆遂用之以犯浙省侍賊機東浙忠逆竄西浙溫台處紹寧前後俱陷蕭山富陽餘杭海鹽海鹽寧望山潰解湖州復被圍杭城至是孤守賊兵圍之數重張玉良之軍爲賊所截不得

進巡撫土有齡夙著聲望甚得民心顧繼絕援窮其勢萬無可
守城陷王中丞向北九拜流涕曰臣力竭矣願以一死報國遂
自縊學憲張錫庚同時殉難賊人相戒不敢犯均以禮葬之賊
後送二檄來上海人以中丞之檄微有損擬易木焉啓祝則顯
色如生公服宛然也同治元年李官保鴻章接蘇撫任絕江而
來建壘一新廣募西兵進逼賊城先覆其圍滬之衆數十萬忠
酋爲一奪氣青浦嘉定太倉相繼克復賊黨畏西兵如虎以其
鎗礮堅利尤能命中及遠也由是忠酋復率衆來併命相拒上
海城外十數里間賊營絡繹不絕夏四月官軍亦自上海至克
復太平府無湖縣攻奪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勢若破竹會中
丞駐師於江甯鎮之板橋議攻秣陵關守關賊目汪五獻關投
誠而大勝關三汊河之逆酋亦乘勝奪取轄軍深入直逼金陵

洪遵告急於蘇賊立命入援時忠酋方令譚紹光等率悍賊四十萬攻浙之湖州郡賊蓋由在籍紳士福建督糧道趙景賢自十年春樓城固守東復平望鎮南援杭省西拒賊於泗安竄賊無以故忠酋切銜之志在必得焉困圍四月至初三日城以糧竭陷趙觀察被執忠蘇不屈死之八月忠酋由蘇省馳赴金陵勢甚銳官軍迎拒互有損傷攻持四十餘日賊以糧盡遁竄江北圖犯上游以橫截經國金陵兵勢二年往擾和州巢縣其地屢經兵革比戶流亡幾於數十里無人跡賊益窘困曾節相遣兵扼石湖埭築壘堅守賊屢犯不得入以陰雨連綿賊多疾病被管去由廬山六女走壽春野無所掠餓死於道者相屬乃回竄天長而鮑超一軍攻復巢縣和州江浦亦皆爲官兵所克曾中丞駐營雨花臺控據形勝以扼賊吭金陵賊巢危急洪

賊屢發偽詔令忠齎以上游之衆回援掠舟渡江時江水盛漲九浚州已沒於水賊食糧俱窮僵仆者枕藉楊提督岳斌彭侍郎玉麟統水軍攻克下關是役也賊衆死傷數十萬忠齎所撈江新之衆潰覆殆盡而賊勢益以不支忠齎既入金陵面見洪逆曰事急矣此城不能守方今內糧既盡而外援亦曾軍勢盛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棄而他圖洪逆疑怒切責忠齎復曰所恃以守城者在城外各隘道耳今失兩花臺則南門之道絕矣失江東橋則西門之道絕矣失七壩橋則東門之道絕矣曾帥結營城外深作長濠又於下關嚴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况京中朝官半皆文弱老邁而居民亦多婦孺倉猝有變豈能驅之臨陣所以謂不可守者此也洪逆乃僞爲大言曰余奉天父天兄旨卜降屢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

之有汝欲在京任外惟仕汝意國家政事自有主持者庸賴於汝此間聖師雨集天兵雲屯禦守之策汝其勿慮時左中丞宗棠擬收兩浙李中丞鴻章圖定三吳皆與西兵合搆所至賊勢披靡浙自克甌波後金嚴溫紹賊兵望風瓦解勢若摧枯賊與我軍一戰于餘姚再戰於富陽所募西兵率以輪船取道於水其至倍捷左軍分水陸前進遂攻杭垣自九龍山至鳳山門雷峯塔連兵八十餘里賊止十餘壘據水負隅志圖抗拒守城賊酋僞聽土陳炳又也相持數月未得下而李宮保方攻蘇州甚急忠酋撤兵往援駐紮於烏塘橋城賊潛應官軍殺僞梟土譚紹洸獻城納欵忠酋遁退丹陽無錫吳江亦旋爲官軍收復三年李軍進攻常州賊眾捨死相撲官軍少却俄而拔之并下浙之嘉興而圍金陵之師亦攻取鍾山天保城大保城皆賊子鍾

山巔所築大石壘也守禦極嚴至是爲官軍所拔於是各處援賊路斷而所有金璫宜章溧陽之賊皆上竄江西賊巢之聞旣急城中乏食賊黨請於洪逆洪逆曰何不食甜露甜露者取百草之根所製謂天生萬物皆可養人余在宮所食亦卽此物汝衆何不仿而行之先是二三年間洪逆僞詔賊衆收藏甜露貯於倉廩以備急需賊中有從者有不從者至是自謂其言乃驗且云此困當必不久自有天兵來援也其恃妄誕慢如此三月鮑超之軍攻拔句容城賊乘亂縛其渠魁以降四月克丹陽悍黨之授首者無算自是洪逆計窮官軍多於近城開掘地道環攻者日數十次洪逆形勢惶蹙九月二十七日服毒身亡其子洪福繼瑱僞位賊防守益密官軍幾於無隙可乘五月三十日攻克地保城卽顧博子山陰其地最爲扼隘官軍於是居高臨

下勢在掌握六月初旬官軍百計圍攻於賊藏極密處潛開地道十六日火發城圯官軍遂入分五路進至三更各僞王宮同時火起烟燄蔽空僞幼主率悍黨千餘人衝出僞殿遁入民房後於倒口竄突至外圍擾江西卒生擒正法其遁至蕪湖者亦全數殲除自是奪獲僞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約七寸卽洪逆僭用之印也其僞宮殿侍女縊於前內苑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積年悍賊搜殺淨盡三日之間戮至十餘萬人僞十僞大將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人洪逆之尸瘞於僞宮院內僞宮婢道州黃姓女子知其處告於官軍掘而驗之其葬不用棺木偏身包以繡龍黃緞頭童無髮鬚尙存且股肉尙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於是洪逆平

紀東逆事

東賊楊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寄居廣西潯州武宣縣鄉間後又徙於桂平縣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爲業年約三十餘歲容貌瘦削軀幹猥瑣其面作青白色目常有疾翳多繞頰而微黃目不識一丁字而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鄉耦而耕逆酋洪秀全密結之妄播妖言謂楊賊爲天父第四子天生爲軍師以教爾衆僞號左轉正軍師僞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賊夥至不及避乃故作天父下凡狀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之胞妹可易姓楊我命秀清臥爲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臥爲天下姊妹贖病也胞兄妹同臥何害衆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其詭妄如此庚戌六月倡亂於金田漸攬賊權自廣西至金陵賊悉聽其指使僞諭皆署其名既陷金陵東賊意欲分黨踞守江南而自往攻河朔時有楚賊某白於東賊曰沿朔湖狹

而少糧地平而無險非用武之地江南以長江爲天塹金陵古帝王州城高池深民富食足豈尙不可建都耶樂此往後必悔之東賊乃止既入居易僞號曰天京時僞政一決於東賊初建僞府於皇城將軍署大營飛礮攻城鉛丸擊其屋瓦震震有聲東賊黨輟驚駭兼其地故荒曠鬼狐晝夜哭嘯居不能安乃徙於漢四門長蘆鹹使何宅更變民居日益恢拓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鑿爲池前街街也繚以垣凡一切僞府規模食飲服御與逆酋分全等性尤淫縱逼以民間女子未盈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僞號土娘好殺人必先假父指出甲某事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爲神所著妖書如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下凡詔書皆出其手又僞號勸慰帥聖神風其殺人也雖請逆酋於秀全然逆酋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

意也嘗假天父語杖秀全四十以示威其出也惟至逆酋秀全處或登城他弗往也出城外與官軍抗皆使賊執其僞旗以駭衆在城偶出前後擁護數千人金鼓旌旄之屬凡數十事轟雷耀日而後繼以洋纜五色巨龍長徑百丈高亦丈餘行不見人音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興至興夫五十六人與內左右立一童執蠅拂棒茗甌謂之世射興後僞屬官百餘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每日晨坐僞殿僞官屬各以次待見論事已僞醫進診脉擬方乃退蓋東賊素弱行淫無度故多病曾造一大牀四坡瑠中貯水以蓄金魚荇藻交橫窮極巧枕長四尺五寸卽此見其淫亂之一端丙辰同帥大營潰退駐丹陽憂瘁交迫以病斃於軍東賊聞之喜秋七月乃集僞丞相僞何壽等告之曰大父昨下凡謂余等至金陵受困於向營備歷艱難乃

享福蝦今向兵退秀清功大富稱萬歲奴曰有天王在恐不能
東賊怒殺之召僞承宣僞指揮免告之奴曰必有以稱天王乃
可東賊怒殺之乃召僞參護僞典與入告亦如之咸踴躍舞蹈
謂東王功德巍巍宜稱萬歲東賊悅白諸洪逆洪逆佯許之俟
於八月中東賊生日進稱乃密致書於北賊韋昌輝翼賊石達
開令回兵共誅東賊北賊先二日得書輕騎入城請見洪逆不
許而密授以意繼詣東賊僞府東賊不疑延之入見告以洪逆
許稱萬歲北賊以手加額前席跪賀東賊大喜賜宴酒酣北賊
從者塚侍左右東賊問曰若輩何人也北賊以麾下立功之衆
對東賊徧賜以酒羣前叩謝北賊以目示意咸拔刀斫東賊殊
其首北賊探僞詔出言天王有詔秀清謀逆不軌希僭大號衆
共殂之貶稱東孽以五馬分其尸子女侍勝駢戮無遺火其僞

府翼日又謀殺東賊僞官屬。噍類如是。東賊黨與北賊黨互相殺尸。從城河流出。皆著紅袍。積骨老賊也。

記西賊事

西賊蕭朝貴廣西潯州武宣人居於廬陸筒鄉種田墾山終歲力作固農家者流也。於諸賊中最少狼軀猿臂多力善鬥。與東賊隣省出耦耕有牛逸其隴畔西賊執其尾而返之。洪逆過而見焉深愛其勇。因東賊而密與相結。而以其妹宣嬌妻之。洪逆極加寵任。僞號右弼副軍師。僞稱西王八千歲。宣嬌微有姿東賊每創密謀必集其舍。出入無忌。遂與之私。西賊亦甘受其愚。佯若不知。一日爲賊衆所見。乃假天父下凡。謂宣嬌爲天父第大女。已與同寢。爲天下男女贖罪。呼西賊爲貴妃。夫西賊弗以爲恥。轉以誇耀於人。賊中僞誥諭皆以東西二賊名並列。西賊

意得甚所至無不爭先其虐尤毒凡遇官軍大隊所在衝鋒陷
銳西賊獨當其難至思旺時向軍門連營數十里兵力頗厚西
賊首先突圍遂得出關永安之困西賊先犯官軍然後衆繼之
始行遁走桂林圍久未下西賊乃率李開芳林鳳翔往窺長沙
鑿地道環攻城幾陷西賊飛登城陴手斫守堞兵士受傷無算
其勢銳猛幸城中救護兵至卒中鎗彈官軍潰刺之頃刻成肉
醢焉人謂此乃西賊慘殺之報洪逆等轉詣天父惜其勞接昇
高天享福因大設筵宴禮拜設醢共相慶賀藉以惑衆更加僞
號爲兩帥先是賊困永安時設男女禁褻嚴除洪逆等全及東
西南北翼外凡男女私離夫歸亦斬相見有事則兩戶背語否
則亦鬪無赦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衆賊覓語西賊
西賊語東賊遂同議斬其父母以儆衆西賊謂人曰父母苟合

不足爲父母也噫其頑迷特逆如此尙得謂之人乎哉子一僅五歲許至金陵以痘殤宣嬌遂入東賊僞府據爲已有矣然聞賊中立有幼西王其所建僞府稱爲又正九重天庭甲子官軍克復金陵僞幼西王等從太平門逸出官軍追至湖熟橋左殺之則西賊固尙有子也夫西賊爲倡亂巨寇僭稱僞王指揮逆衆妄冀非分乃曾不三年身首異處妻爲人據子受天誅作賊亦何益之有使安耕隴畝自食厥力雖至今存可也

記南賊事

南賊馮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少嘗從叔氏流寓於花縣與洪逆共塾讀書旋即散歸習舉子業不售仍設帳於村中授童子書南賊爲人尙權詐多詭謀時爲村人講說水滸演義以吳用爲世間第一流人洪逆行教於粵西道經其村村人爲晉謁先

生今智謀之士也不可不往見洪逆遣舍訪之與之暫奇之恨
相見曉繼悉其向嘗同塾益喜傾懷結納盡忘顧忌及別去出
指其室曰此卽南陽之草廬也今何時乎豈肯可高臥乎哉子
若肯爲我出天下不足平矣村人多不解其語南賊與洪逆相
視而笑由是日夕往來踪跡益密遂乘家室偕洪逆周歷各處
詭稱與洪逆同鄉洪逆凡所創怪誕妖妄之術說皆南賊從中
附和而鼓倡之用以惑衆所造僞書如僞太平軍目僞太平禮
制等皆出其手賊中見其書者皆歎爲奇才互相謂曰天生賢
哲以造國家丕丕基於是敬奉之如神明蓋衆賊皆鄉愚無賴
不知文字故易爲其蠱煽如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僞號前
導又止軍師僞稱南王七十歲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
所有賊中僞文檄諭悉出主裁道光庚戌賊衆屯金田新墟爲

官軍所圍負隅數月幾不得出後從僻徑竄去行至思旺忽值
向經略大車連營圍剿聲勢衆盛賊中皆有退沮意縮頸咋舌
相視南賊奮然謂其下曰此起義之初首臨大敵也非身經
大小數百戰何能致奠安而享福祉哉成事者自邀天祐爾衆
請觀我一戰破之遂偕西賊馳入官軍營斫壘陷牌兒鋒頗銳
賊衆在後咸奮呼繼進聲撼山嶽於是官軍盡靡營遂潰向帥
收集其軍退駐要害賊遂得出關由八水峒至大肚墟分水陸
兩股兼程並進南賊乃統陸匪往竄永安陷之困踞城中頗久
旋南賊由永安突出挫烏蘭泰都統之師於仙回由小徑過牛
角嶺山取道於馬嶺大塘進犯桂林攻圍月餘官軍嬰城固守
卒不得陷南賊遂捨桂林他竄復由象鼻山渡河逕犯全州衝
鋒陷城南賊悉以身先城將陷萬擬鼓勇而登忽有飛彈擊墜

其首邀殲或云至桂林時途中爲大兵亂斫死非也賊中以南賊之死爲之奪氣洪逆獨曰此上天憫其戰陣勞苦接昇明宮享福耳因加號爲雲帥無子一弟約二十歲妻妾皆入東賊僞府南賊年未盈四十軀幹僅中人容陋無文於六僞土中最先授首曾不得一日稍逸嗚呼人奈何作賊哉

記北賊事

北賊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潯州桂平人素居金田鄉年約二十餘歲面瘦黑而微有髭長身鶴立性好刻機詐自出家業農衣食充裕北賊曾納粟爲監生時出入衙門干預公事鄉人頗信憚之洪逆等密與連絡相約作亂遂惑爲互播妖言謂天父第五子僞號後護又副軍師僞稱北王大千歲庚戌倡亂金田凡賊衝鋒峻後調隊攻城一切鉅細之事咸預審議出其僞令金

陵既陷入踞城中以中正街李宅爲僞府宅後頗有園亭池石之勝地極恢曠故毀民居尙少北賊位在東酋下凡賊衆有事白東酋者必先告之爲之轉達其事東賊無諂佞轎至則扶輿以詢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兄教導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人語猶言學淺也其兄與東賊妾兄爭宅東賊發北賊譏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屬謂非此不足以儆衆其媚事東賊如此凡賊出入取物請其蓋僞印爲信統一僞官屬常二三千人東賊以此甚疑忌之故分其權於翼賊加北賊僞號爲雷帥其出也輿從半減於東賊無龍飲食亦朝夕由外傳入逼取民間女子十四人僞號王娘丙辰秋北賊率其逆黨竄擾江三河進犯廬州時適有東賊謀僞僞號事道首蔡全密致書與北賊并及翼賊石達開北賊先二日得書乃於八月初六日

回金陵東賊不許入城再三請命以輕騎入隨從毋得過十人
北賊入請見洪逆佯不許謂遣將往援廬州何得擅回罪當誅
其急詣東府請命倘赦爾非尙速赴援毋緩而隱授以意謂如
此則彼不疑爾可於見時圖之北賊卽往東賊府請謁求赦東
賊立時延見曰弟事官代爲之請今我將以八月生日進稱萬
歲弟知之否北賊曰四九勦高望重巍巍無比久當明正位號
特弟等不敢請耳因膝席前賀從者亦皆額手歡呼東賊大悅
賜宴北賊因卽於酒間斬之投其尸骨於鐵鍋煮之成糜呼羣
賊啖之立盡傳僞諭凡東望官屬悉於翼辰至天王府聽令明
日東僞官至盡驅入僞助房鍵閉竟日內有攜火藥者因縱火
屋高不及燃北賊覺傳洪逆僞詔曰閉汝等於室中俾自知悔
當卽赦罪服官今猶懷憤縱火謀叛之跡顯然赦必爲患因盡

坑之餘黨洵懼果攻僞天王府於是城中分二黨旱西門爲東賊黨在牌樓爲北賊黨口相鬪殺尸積如邱越日翼賊石達開至北賊告以顛末翼賊頗不謂然北賊怒將殺之翼賊知其謀夜縋城而遁北賊戮全家洪逆謂北賊曰汝不聽達開言斯已矣戮其妻孥不亦虐哉北賊聞言反戈圍洪逆僞府洪逆黨不服因與東賊敗黨和同攻北賊數日北賊敗遁洪逆亦令誅其全家北賊雖得出城其黨從之者僅得三四百人渡江至江浦烏江適遇前使竄擾在外之東賊黨一戰擒之解回金陵獻於洪逆令即斬首時聞翼賊糾合上游賊黨將至金陵乃函北賊首至其軍前以止其行事始定噫北賊揭竿首起預爲謀主由粵西竄楚擾江皖出其死力以抗官軍罪不容誅矣卒之禍不旋踵特假手洪逆以殺之戮及孩穉無有噍類天意可不謂巧

而速哉

記翼賊事

翼賊石達開桂平白沙人年二十餘歲黑髭滿口軀幹停勻面白哲家素豪於貲至翼賊尤饒裕少亦讀書應試而喜以謀略自見因之結納遍於遠近時洪逆等欲爲亂苦無資聞翼賊惑之遂深相結契繼妖言達開爲天父第七子僞號左軍主將僞稱翼王五千歲翼賊大喜願捨家貲從事遂盡括所有以置械幟翼賊膽最怯在賊巢踞守爲多每遇衝鋒陷隊事率以諉他賊於賊中惟詔事東賊奉命惟謹東賊藉其資以倡亂於其行事有不合賊意者亦委曲恕之金陵初陷入居大中橋劉宅改建爲僞府棟宇固宏敞卽仍其舊未毀民居癸丑夏五月安慶再陷秋東酋命翼賊往踞賊性較和平尙知重惜民民命因稍

易東逆苛刻皖民受害少寬東逆聞之懼其得皖人心急趨之
歸調燕賊秦日綱往代而一時無以處翼賊因詭言北賊治事
勞劇慮弗任使翼賊佐之實以分北賊之權亦俾翼賊不得專
志於皖時翼賊所統衆盛皆係擄脅江皖之民其下僞官屬不
下二三千人其出也賊從半減於北賊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
民間女子七人僞號王娘然每次逼取民女東賊分與翼賊翼
賊輒辭而後受自安慶返人衆屋小且曠廢之後時有狐鬼爲
祟乃移於上江考棚併擴并前任安徽道王宅及邢園而居之
洪逆又加其僞號曰電師丙辰翼賊統黨外竄騷擾湖北救洪
山之圍時東賊方逼洪逆僞封萬歲洪逆密書召之及至而北
賊已殺東賊嚴治其黨城中大擾北賊以告翼賊翼賊曰東孽
置當誅其下何罪何得盡戮無乃自戕手足倘官軍萬一知之

乘我之危將何以禦北賊曰汝將亦黨東孽共圖報仇以殺我
乎翼賊聞言懼夜縋城而遁北賊知之戮其全家翼賊既出糾
合上海逆黨將至金陵修怨適洪逆已誅北賊函首送其軍而
止其遇之於寧國翼賊令將兵北賊首示衆出偽諭不稱東孽
仍稱東王貶北賊稱北孽北賊偽官在外者悉殺之後翼賊至
金陵諸賊共舉其輔偽政而洪逆以前輩深加猜忌偽安福二
王者時尤陷其隙於是寧之遠出翼賊遂竄安慶肆擾江西不
與洪逆通翼賊所至假不殺不擄以惑愚氓已未翼賊由江西
突竄閩粵閩之汀州粵之嘉應興寧遠平俱爲所擾賊騎充斥
勢頗鴟張辛連平城守堅厚攻之不下天久霖雨復挫於官軍
遂解圍由翁源而遁嗣後翼賊流竄無定曾擾寨中糾集陝回
圍攻道關卒爲馬德昭所敗遂入蜀境川督駱秉章在籍時曾

知其人翼賊在花縣固有別業與之鄰居相稔因誘之深入而
密遣土司躡其後伏兵於深箐叢林中突起殲殺黨羽數十萬
之衆坑之幾盡翼賊勢處窮蹙遂詣軍門降駱督卒殺之以正
天誅而特赦其脅從之黨各自解散去翼賊死時年僅三十餘
妻子皆駢戮市曹噫翼賊本一富家子非若他賊之以飢寒被
迫者徒以妄冀非分預謀叛逆身戮家亡並爲鯨鯢亦其自取
耳何足惜哉